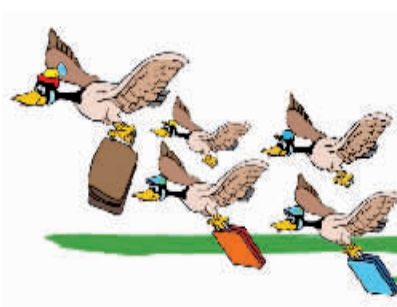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年一度的回家潮涌，经过几十年的不断重复，终于在无意识的对视中，那些依时节移动的人将自己变成了无翼的候鸟，定时却又无序地刻画出独特的巨幅风景。

一日晴空一日雾霾，又逢迁徙季节的“候鸟”们又来到了再次来回折腾自己的日子，回家，还是不回家？去了，是不是还要再回来？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心思，人们心中都装着回家的热烈，尽管回家的路途艰辛，或许还漫长。

出门打工、异地工作的人心中，回家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守望，不知不觉之间，他们中的很多人麻木地习惯了候鸟一样的迁徙。不需要问为什么要回家，那是一种安心，不管是表达对父母的思念和孝敬，还是用怜爱的双手触摸孩子的面庞，或者是打拼奔波一年之后，回到恬静的港湾，修养倦怠的身心，抑或是回到养育自己的山林、各地，呼吸脑海中难以忘记的清新空气。

安心即是归处，这是固化千年的精神魅



藉，然而我们再也找不到旧文化“告老还乡”的新望了。边陲、乡野的小民或许在城市发迹，却更热衷于大都会的发达，再不会念叨更好建设家乡的梦呓，尽管“荣归故里”还不时显现，遗憾的是，蜻蜓点水改变不了家乡的“贫瘠”。传统在欲望之下早已被扭曲了，更多从乡土进入城市的人，心怀的也是欲望，如果可以，父母进城，故土还是家乡吗？离家远航的人们，谁会去想？当人们以为涌进城市可以更好地生活，当人们相信城市可以满足精

何处是家园

神层面的梦想，这时候，家在何处也许早就变成了碎片，散落在走过的荒郊野地。

城市物化的生活享受，并不容易如愿，除去看得见的繁华和用油漆精细化妆的外表，你难逃雾霾、激素和毒药的滋养，如果是精神文化的诉求，似乎就不该离开家乡，而应该留在故土，使之青翠、蔚蓝，让生活的时光更美好。现实是，一些人荒芜了乡村，进城了，一些人留下被他们污染的遗迹，出海了，曾经的乡愁在现实里成了小人物的叹息，作为故乡

的家或许早就没有了踪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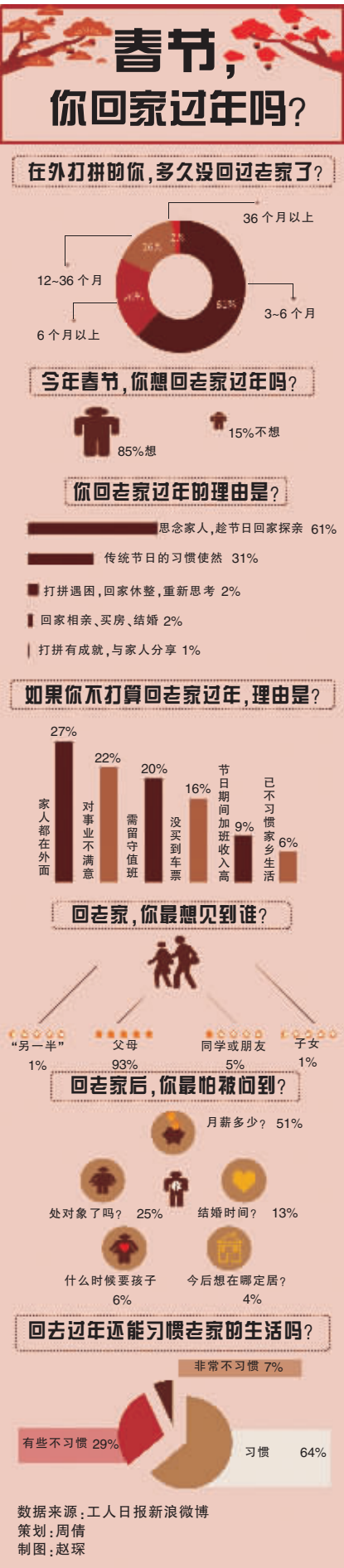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人喜欢漂泊，没有人愿意年复一年拥挤在回家的路上，然而，为什么要一直拥挤在路上，没有人去想。不错，有人喜欢国际化的城市建设，因为看起来他们以为自己是这个结果的利益获得者，想不到大多数比肩接踵潮涌着“回家”的人也无动于衷，结果助推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，强化了城乡之间向两极的远离。是离是弃，对故土，是留是走，对城市，恐怕已经没有“家”什么关系了。

曾经，家是房舍，是伴随生长的溪水和土地，曾经，家是人伦，是亲人相聚的立足之地，回家的人们还想着家人、家族以及乡亲，故人的节日融融，然而，如果有宅邸，城市就是欢愉的乐园，如果有理想，乡村也是留驻的园地。那座山、那片土地实际上已经慢慢地淡化出关涉愁绪的记忆。

荣归故里至多是回家的插曲，居无定所才是回家的理由。对那些年复一年在路途上迁徙的无翼候鸟们，是热爱置身的丛林，还是想往生长的土地？如果没有亲人的分离，比如远方父母的等待，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腐蚀，比如春节刻下的痕迹，“候鸟”还会迁徙吗？

实际上，如果没有地域、城市、乡村之间巨大的人文环境差异，比如医院、学校，或者还有经济畸形发展下的工作环境，亲人们还会相互远离吗？在不同的城市成就自己的梦想是没有问题的，问题是数以亿计的人潮涌动并不是良性的标记。

回家是强烈的愿望，还是充满疲惫的无奈遭遇？何处才是家園啊！



【春节，你回家过年吗？】

◎ **凤山玩家**：无论多晚，总是要回家过年的；无论贫穷或富有，家总是最温暖的；无论通讯多么发达，都抵不过至亲的一句呼唤；熟悉的面孔，温暖的声音，亲手种下的槐树和烙着自己脚印的田埂都让我魂牵梦绕。诞生自己乳名的地方，永远是游子的牵挂！

◎ **骁俊哥**：父母在，老家叫家乡；父母不在了，老家只能叫故乡了。

◎ **梦想家姜其达**：一个北漂着，本不想回家过年，但父亲总是催我回家。22岁的我在老家农村已是晚婚，每次回家最怕村里人问有没有对象，挣了多少钱啊，我只能微微一笑……

◎ **聊熙然**：曾经，春节是最向往的节日，因为那代表团聚，代表温暖。可现在，迷茫地在北京漂着，我已找不到家在哪儿！

◎ **阿莉薇薇**：其实很想和父母一起过个好年，可我也步入了被逼婚的年龄，对过年有种恐惧感，想逃避。

◎ **De青春**：十几岁时爱玩没挣钱，20多了才真正明白了生活的艰辛。春节人多，难买票，还是平时多回家吧，再说过节上班有三倍工资呢，还是留下来帮老板赶货吧。

◎ **露水鲜竹**：回家！最怕催婚和催孩子，此外，还要包2个月的工资送红包。

◎ **警先生**：回家，跟爱一个人一样，是不需要理由的！

（赵琛摘自工人日报新浪微博）

网友热评

盼 早日买房，把双亲接来

我的故事
我有半年没有回家了。暑假回了一趟老家，住了9天，后返校工作。今年过

思 回家越来越远，又魂牵梦绕

我的故事
算起来，上次回家距现在也有两年了。算上当兵的时间，回家过年的次数也只有三次，既有客观原因，也有主观因素，不管怎么说，内心还是十分愧疚的。

盼 回家越来越远，又魂牵梦绕

我的故事
算起来，上次回家距现在也有两年了。算上当兵的时间，回家过年的次数也只有三次，既有客观原因，也有主观因素，不管怎么说，内心还是十分愧疚的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钱，争取提高生活质量，早日买房，能接双亲到城里住一住，节假日又能回乡老家和亲戚们聚一聚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最担忧的是乡下的母亲和外婆，她们在一天天老去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。

前一个月就在备年货、打扫、买新衣服了。我觉得，在城市居住时间久了的人，与农民相比，对节日似乎淡漠了。

年春节，我在城里留校值班，完全感觉不出年味，很多人回老家过年了，极少有朋友互相串门、拜年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邻里之间，似乎总有一种隔膜，偶尔听到一串鞭炮声，特别心酸、落寞、想家！

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工作，想好好存